

毕业季

□王继军 文摄

早上开车上班,车上收音机里两位主持人在聊毕业的有关话题,同时播放着《祝你一路顺风》的背景音乐。突然想起来自己离开校园已经整整25年了。

25年前,在即将离开校园、奔向社会前的那几个月,我做了些什么,又在想什么,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,兴奋还是忐忑,期待还是害怕?

2001年夏天,我还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读,当然那时还叫中南政法学院,准备念完硕士后走向社会的。最后一个学期主要是两项任务。一项是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,另一项任务当然就是找工作了。

在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,听说上届好几个师兄论文答辩没过,需要“回炉再造”。这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,没一个人敢马虎。好在导师们还算仁慈,我们这届没有“返工”的。我写的毕业论文题目是《论人民监督员制度》,答辩时导师只问了两三个问题,看回答还算流利就放我过去了。2003年,我被借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,参与研究设计人民监督员制度,毕业论文中的部分成果被直接拿来使用,也算是那几个月点灯熬油没白折腾。当然后来随着反腐败体制的调整,人民监督员制度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

我的求职之路是曲折的。因为身高条件所限,在求职过程中饱受歧视,至今还有心理阴影。我的家乡靠近广东,加之念的又是法律,所以求职重点放在深圳的公检法单位。托导师帮忙,我在深圳一个律所边实习边修改论文,同时盯着深圳公检法单位招人信息。可

惜,那年深圳的公检法单位不招人。

等我确认消息后,已是来年3月份了。返校和同学们一交流,大多数人都有了去向,有的继续深造读博士,有的留在高校当老师,有的作为选调生被录用,有的进了海关,有的去了江浙沪,而我算少数几个工作还没着落的,不由得有些慌神。比较幸运的是,在一位师兄的引荐下,经过面试,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接纳了我,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。有趣的是,没几天在路上碰到吴校长,还专门问起我的工作问题,得知我在北仑找好了工作,校长还幽默地用宁波话讲了一句:“不能讲不能去。”当时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,只好傻笑了下,到宁波后才明白吴校长说的是“北仑港北仑区”。

工作找好了,论文通过了,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很轻松了。同学们三五成群,找各种理由相聚,我就是从这时学会喝酒的。吃请、请吃,今天王同学请一顿,明天胡同学请一餐,隔天沙同学叫聚下,接着被请的同学又回请一顿,推杯换盏之间,是三年的同学情谊,以及对校园生活的留恋和不舍。我那时比较穷,吃请的时候为多,当然作为学生,大家兜里也没几个子儿。

印象较深的有两家餐馆,一家叫新胜的川餐馆,量多油旺偏辣,深受同学们喜爱,常常需要排队等候。还有一家快餐店,名字忘记了,卖点是红烧肉,早上9点刚过就安排一个壮汉在店门外专门切肉,货真价实的五花肉,满满一大箩筐。这个菜做得很有水平,入口即化,给的量也足,一到中午饭点,店门外就排起了长龙。

拍完毕业照和大合影、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后,同学们就各奔东西了。我是离开校园较晚的一批,迟迟未启程不全是眷恋,更多的则是内心的惶恐与不安。从此告别校园,孤身远赴他乡,听说宁波话很不好懂,自己能习惯那里的生活、胜任将要面对的工作吗?

等我到了宁波,发现这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,离海很近,自古商贸发达,天南海北的人们聚在这里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。我在此立业、成家、生子,母亲也接过来了,一株浮萍就此扎下根来。

25年后,又是一个毕业季。如果想对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说点什么,那就是放下心、踏实干、勇敢点。人生无法规划,但经过努力的明天,一定会更好!



AI生成图。

十八岁的夏天

□杨应和

我18岁的夏天,是帮母亲卖过蔬菜的。

高考后,我在家里终于踏实地睡了几个懒觉。父亲去建筑工地上做挑砖头、拌砂浆等体力活。家里十几亩田地,全靠母亲一个人打理。稻田之外,母亲还腾出一些地方套种了些时鲜蔬菜,时不时地拿到集镇上卖,来补贴家用。

我看到父母为了这个家终日奔波操劳,心里像被细针扎了一下。想替他们分担点压力,我主动跟母亲说:“明天我去卖菜吧。”母亲眼神里掠过一丝惊喜,高兴地说:“老三懂事了,行,那明天就让你体验一下吧。”我拍了拍胸脯:“我保证圆满完成任务。”

翌日,天还未亮,母亲便早早喊我起床,尽管心里不怎么情愿,可想起自己的诺言,立马翻身起床。匆匆洗漱完,头顶一盏旧电筒,拿了几个蛇皮袋跟随母亲到田地里拔菜。露水打湿了裤腿,我带着疑惑问母亲:“要是昨晚拔好,今早就可以直接到镇上去卖了。”

“蔬菜讲究新鲜,要是提前一天采摘,自己倒是省事,顾客吃得就不新鲜了。”母亲一边择菜,一边笑着说:“你想想,自己买菜,是愿意今早摘的,还是昨天的?”想不到看似简单的卖菜,藏着母亲最质朴的处世智慧。怪不得母亲每次卖菜,都是早早卖完收摊回家。

我和母亲把采摘好的茄子、青菜、青椒小心翼翼地装在蛇皮袋里,轻放在三轮车上,母亲交代好每样品种价格后,我便蹬着三轮车,沿着田埂往集镇赶。到了集镇,我找到路边一个摊位,摆好各种蔬菜,静等顾客前来挑选。

起初是零星顾客驻足,一些懂得蔬菜品质的顾客,问清价格爽快付款。也有顾客左挑右挑,转身又到别的摊位了。上午8点过后,行人络绎不绝,大多数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走开。我原本寄希望于午间客流高峰。可直到日头高悬,暑气蒸腾,到我摊位的顾客依旧寥寥无几。

盛夏的烈日炙烤着街巷,滚烫的热浪裹着热风扑面而来。原本碧绿水灵的蔬菜,也被热浪蒸得有点蔫了。我后背早已浸透汗水,心底的慌乱一点点蔓延开来,来之前的那股信誓旦旦的劲头全没了。

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,母亲来到摊位,热情地招呼着往来行人,果断将价格打了六折。没过多久,那些积压的蔬菜便被抢购一空。母亲一边收摊,一边跟我说:“你要对每一个前来的顾客主动招呼,而不是低头看报纸。蔬菜蔫了就不值钱了,就像年轻的你,不抓紧学习,后面再想补就难了。”

原来,母亲在不远处观察我好久了。

那年暑假,我帮母亲卖了好多天蔬菜,直至接到大学录取书。那段经历,让我真切体会到父母谋生的艰辛,赚钱的不易。那个暑假留在手臂上的晒痕,至今没有完全褪去,它像一枚浅浅的印章,雕刻在我18岁的夏天里。



作者母校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雕塑。